

五经四书全译

四

陈襄民

刘太祥

葛培岭

张曼如

裴泽仁

付建萍

管曙光

郭振华

张文学

丰连根

李国征

注
译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五经四书全译

四

陈襄民 刘太祥

葛培岭 张曼如

裴泽仁 付建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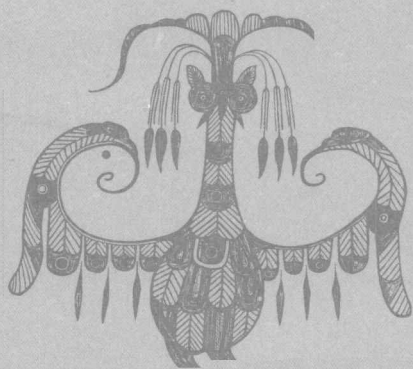
管曙光

张文学 郭振华

丰连根 李国征

注
译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经四书全译/陈襄民等译注. - 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2004.1(重印)

ISBN 7-5348-1721-8

I. 五… II. 陈… III. ①四书-注释②五经-注释 IV. ①Z126.1②B222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2333 号

责任编辑:康 华

责任校对:陈 文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开本:850mm×1168mm

1/32

印张:109.75

字数:2 750 千字

印数:6 271—9 340 册

版次:2000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4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

书号:ISBN7-5348-1721-8/B·49 (全四册)定价:15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话果然不错,看来子服氏有一个好后代啊!”

昭公十七年

经 十有七年春,小邾子来朝。夏六月,甲戌朔,日有食之。秋,邾子来朝。八月,晋荀吴帅师灭陆渾之戎。冬,有星孛于大辰。楚人及吴战于长岸。

传 十七年春,小邾穆公来朝,公与之燕。季平子赋《采芣》^①,穆公赋《菁菁者莪》^②。昭子曰:“不有以国^③,其能久乎?”

夏六月甲戌朔,日有食之。祝史请所用币^④。昭子曰:“日有食之,天子不举,伐鼓于社;诸侯用币于社,伐鼓于朝。礼也。”平子御之^⑤,曰:“止也。唯正月朔^⑥,慝未作^⑦,日有食之,于是乎有伐鼓用币,礼也。其余则否。”大史曰:“在此月也^⑧。日过分而未至^⑨,三辰有灾^⑩。于是乎百官降物^⑪,君不举,辟移时^⑫,乐奏鼓,祝用币,史用辞^⑬。故《夏书》曰:‘辰不集于房^⑭,瞽奏鼓,啬夫驰^⑮,庶人走。’此月朔之谓也。当夏四月,是谓孟夏。”平子弗从。昭子退曰:“夫子将有异志,不君君矣^⑯。”

秋,邾子来朝,公与之宴。昭子问焉,曰:“少皞氏鸟名官^⑰,何故也?”邾子曰:“吾祖也,我知之。昔者黄帝氏以云纪^⑱,故为云师而云名^⑲。炎帝氏以火纪^⑳,故为火师而火名。共工氏以水纪^㉑,故为水师而水名。大皞氏以龙纪^㉒,故为龙师而龙名。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,凤鸟适至,故纪于鸟,为鸟师而鸟名。凤鸟氏,历正也^㉓。玄鸟氏^㉔,司分者也^㉕。伯赵氏^㉖,司至者也^㉗。青鸟氏^㉘,司启者也^㉙。丹鸟氏^㉚,司闭者也^㉛。祝鸠氏^㉜,司徒也。鵙鸠氏^㉝,司马也。鴈鸠氏^㉞,司空也。爽鸠氏^㉟,司寇也。鹁鸠氏^㊱,司事也。

五鸠，鸠民者也^{③⑦}。五雉^{③⑧}，为五工正^{③⑨}，利器用，正度量，夷民者也^{④①}。九扈^{④②}，为九农正，扈民无淫者也^{④③}。由颡项以来，不能纪远，乃纪于近，为民师而命以民事，则不能故也^{④④}”。

仲尼闻之，见于郯子而学之。既而告人曰：“吾闻之，天子失官^{④⑤}，学在四夷^{④⑥}，犹信。”

晋侯使屠蒯如周，请有事于洛与三涂^{④⑦}。莒弘谓刘子曰：“客容猛，非祭也，其伐戎乎？陆浑氏甚睦于楚，必是故也。君其备之^{④⑧}！”乃警戎备。九月丁卯^{④⑨}，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，使祭史先用牲于洛，陆浑人弗知，师从之。庚午^{④⑩}，遂灭陆浑，数之以其贰于楚也。陆浑子奔楚，其众奔甘鹿^{④⑪}。周大获^{④⑫}。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，故使穆子帅师，献俘于文宫^{④⑬}。

冬，有星孛于大辰^{④⑭}，西及汉^{④⑮}。申须曰^{④⑯}：“彗所以除旧布新也。天事恒象^{④⑰}，今除于火，火出必布焉^{④⑱}。诸侯其有火灾乎？”梓慎曰：“往年吾见之，是其征也，火出而见。今兹火出而章^{④⑲}，必火入而伏^{④⑳}。其居火也久矣，其与不然乎^㉑？火出，于夏为三月，于商为四月，于周为五月。夏数得天^㉒，若火作，其四国当之，在宋、卫、陈、郑乎？宋，大辰之虚也^㉓；陈，大皞之虚也；郑，祝融之虚也^㉔，皆火房也^㉕。星孛及汉，汉，水祥也。卫，颡项之虚也，故为帝丘。其星为大火^㉖，水，火之牡也^㉗。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^㉘？水火所以合也。若火入而伏，必以壬午，不过其见之月。”

郑裨灶言于子产曰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将同日火，若我用瓏罍玉瓚^㉙，郑必不火。”子产弗与。

吴伐楚。阳匄为令尹，卜战，不吉，司马子鱼曰：“我得上流^㉚，何故不吉，且楚故^㉛，司马令龟^㉜，我请改卜。”令曰：“魴也^㉝，以其属死之^㉞，楚师继之，尚大克之^㉟。”吉。战于长岸^㊱。子鱼先死，楚师继之，大败吴师，获其乘舟馀皇^㊲。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，环而堙之^㊳，及泉，盈其隧炭^㊴，陈以待命。吴公子光请于其众，曰：“丧先王之乘舟，岂唯光之罪，众亦有焉。请藉取之^㊵，以救死。”众许

之。使长鬣者三人^⑧，潜伏于舟侧，曰：“我呼馀皇，则对。”师夜从之。三呼，皆迭对^⑨。楚人从而杀之，楚师乱，吴人大败之，取馀皇以归。

【注释】

- ①《采叔》：今作《采菽》，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取其“君子来朝，何锡与之”句，以穆公喻君子。
- ②《菁菁者莪》：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取其“既见君子，乐且有仪”，以答《采叔》。
- ③不有以国：若无治国的人才。不有，假设连词。以，为。
- ④所用币：所用祭品。
- ⑤御：禁止。
- ⑥正月朔：周历六月初一。
- ⑦慝：阴气。
- ⑧在此月：此月即正月。正月，称建巳正阳之月，于周历为六月，于夏历为四月。
- ⑨日过分而未至：太阳过了春分而未到夏至。
- ⑩三辰：指日、月、星。
- ⑪降物：素服。
- ⑫辟移时：避开正寝，等到过了日蚀。
- ⑬用辞：使用辞令祈祷。
- ⑭辰不集于房：句出逸《书》。意为日、月与地球成一直线，不在正常的轨道。
- ⑮嗇夫：乡邑官名。
- ⑯不君君：不以国君为君。
- ⑰鸟名官：以鸟名作为官名。
- ⑱以云纪：以云纪事。
- ⑲故为云师而云名：传说黄帝受命有云瑞，故以云记事。春官为青云，夏官为缙云，秋官为白云，冬官为黑云，中官为黄云。
- ⑳炎帝氏：即神农氏，姜姓之祖，以火名官，春官为大火，夏官为鹑火，秋官为西火，冬官为北火，中官为中火。
- ㉑共工氏：作为诸侯而称霸九州，在神农之前，太皞之后，以水名官，春官为东水，夏官为南水，秋官为西水，冬官为北水，中官为中水。
- ㉒太皞氏：即伏羲氏，风姓之祖，以龙名官，春官为青龙氏，夏官为赤龙氏，秋官为白龙氏，冬官为黑龙氏，中官为黄龙氏。
- ㉓历正：主历法的官员。
- ㉔玄鸟：即燕子。
- ㉕分：指春分、秋分。燕子春分来，秋分去。
- ㉖伯赵：即伯劳。
- ㉗至：夏至、冬至。伯劳夏至鸣，冬至止。
- ㉘青鸟：鸛鷖。一说即仓庚，俗称黄莺。

- 不详何鸟。②⑨启：指立春、立夏。青鸟立春鸣，立夏止。
- ③⑩丹鸟：今名锦鸡，亦名天鸡。③⑪闭：指立秋、立冬。丹鸟立秋来，立冬去。③⑫祝鸠：鷦鷯，即鹁鸪，性孝，故为司徒，掌教民。
- ③⑬鸛鸠：王鸛，雕类，又名鸛，性凶猛，故为司马，主法律。
- ③⑭鴈鸠：鴈鷯，今名布谷，每年谷雨后始鸣，夏至后乃止，性均平，故为司空主，平水土。③⑮爽鸠：鹰，性鸷，故为司寇，主盗贼。
- ③⑯鹁鸠：又名鷽鸠，春来冬去，故为司事，主四季农事。③⑰鸠民：聚民。
- ③⑱五雉：指西方鹁雉，东方鷽雉，南方翟雉，北方鷽雉，伊、洛之南翟雉五种。③⑲五工正：五种工匠之长。
- ④⑩夷民：使民平均。夷，平。④⑪九扈：九种农官。异说颇多，据蔡邕《独断》篇所记，指春扈趋民耕种，夏扈趋民芸除，秋扈趋民收敛，冬扈趋民盖藏，棘扈掌人百果，行扈昼为民驱鸟，宵扈夜为民驱兽，桑扈趋民养蚕，老扈趋民收麦。④⑫扈民：止民。④⑬故：旧。
- ④⑭失官：古代学在官府，失官即失学。④⑮四夷：四方边远小国。
- ④⑯有事：即祭祀。洛、三涂：洛指洛水，三涂在今河南嵩县西南。④⑰君：指刘子。④⑱丁卯：二十四日。④⑲庚午：二十七日。
- ⑤⑩甘鹿：地名，在今河南宜阳县东南。⑤⑪大获：大批俘获陆浑人。⑤⑫文宫：晋文公庙。⑤⑬孛：即彗星，俗称扫帚星。大辰：大火，即心宿。⑤⑭汉：银河。⑤⑮申须：鲁大夫。
- ⑤⑯恒象：常象征吉凶。⑤⑰火出必布：大火星再出现，必散布为灾。⑤⑱章：同“彰”，明。⑤⑲火入而伏：秋季大火始入，火灾即消失。⑥⑰其与：其同“岂”。与，句中助词，无义。
- ⑥⑱夏数得天：夏代历数与天道相合。⑥⑲大辰之虚：大火星的分野。⑥⑳祝融：高辛氏的火正，居郑。⑥㉑房：舍。
- ⑥㉒大水：营室。⑥㉓水，火之牡：言水火相配，水为雄，火为雌。牡，雄。⑥㉔丙子、壬午：此指丙子日、壬午日。古人以五行配入干支，则丙为火，子为水；壬为水，午为火。故丙子、壬午为水火相合之日。⑥㉕璿斿玉璫：礼器名。璿(guàn)，玉圭。斿

(jiǎ),玉爵。瓚(zàn),盛灌鬯酒之勺,以圭玉为柄。⑥上流:上游。⑦故:旧例。⑧令龟:命龟,即卜前告以所卜之事。

⑨魴:公子魴,即子鱼。⑩其属:子鱼的私卒。⑪尚:表示希冀的副词。⑫长岸:又称天门山,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南。

⑬徐皇:舟名。⑭环而堑之:环绕该舟挖掘深沟。

⑮盈其隧炭:沟堑中填满木炭。⑯藉取:借众人力而取舟。

⑰长鬣者:长壮之人。⑱迭对:交替回答。

【译文】

十七年春季,小邾穆公前来朝见,昭公和他饮宴。席间季平子吟诵了《采芣》一诗,穆公吟诵了《菁菁者莪》一诗。叔孙婼说:“如果没有治国人才,国家能长久下去吗?”

夏季六月一日,鲁国发生了日食,祝史请示用什么物品祭祀。叔孙婼说:“发生了日食,天子吃饭时减少菜肴的数量,并在土地庙中击鼓驱邪;诸侯则在土地庙中祭祀,向土地神献上供品,同时也击鼓驱邪,这是合乎礼的。”季平子禁止这样做,他说:“不能这么做,只有在正月一日,阴气没有发作时,发生了日食,才击鼓并祭献供品,这才是合乎礼的。其他时间发生日食都不这么做。”太史说:“您说的不对,恰恰就是在这个月才能这么做。太阳过了春分还没有到夏至,日、月、星互相侵犯,因此发生了日食。在这种情况下文武百官都要脱下朝服穿上便服,君主减损菜肴,搬出正寝躲过这段时间,并令人击鼓,在土地庙中献上祭品,由史官宣读祭文以自我谴责。因此《夏书》说:‘一旦日月失去了正常的位置,就由乐师击鼓,由掌管祭品的官员驱车献上祭品,百姓奔走喊叫以驱邪’。指的就是这个月的一日。这个月也就是夏历四月,被称为孟夏”。平子不听。叔孙婼退下来之后说:“季孙已有了二心,他已不把国君当国君看待了。”

秋季,郑子前来朝见,昭公和他饮宴。叔孙婼问郑子:“少皞氏时代都以鸟名作为官职名称,这是为什么呢?”郑子回答说:“少皞

是我们的高祖,我知道为什么。从前黄帝以云记事,因此他的百官都以云命名;炎帝氏以火记事,他的百官都以火命名;共工氏以水记事,他的百官都以水命名;太皞氏以龙记事,他的百官都以龙命名。我们的高祖少皞摯即位时,恰遇凤鸟飞来,因此便以鸟记事,其百官也以鸟命名。如凤鸟氏掌管历法,玄鸟氏掌管春分、秋分,伯赵氏掌管夏至、冬至,青鸟氏掌管立春、立夏,丹鸟氏掌管立秋、立冬。祝鸠氏就是司徒,鵽鸠氏就是司马,鵲鸠氏就是司空,爽鸠氏就是司寇,鹁鸠氏就是司事,这五鸠负责管理百姓。此外还有五雉,是五种工匠之长,其职责是发明和改进各种器具,统一尺度容量,使百姓得到公平分配。另外还有九扈,是九种农官,其职责是防止百姓避免懒惰放纵。从颛顼之后,因为无法记录远古时代的事情,就从近古时代开始记录。作为管理百姓的官职,就只能以百姓的事情来命名,而不象从前那样以龙、鸟等命名了。”

孔子听说了郯子这番话后,前去拜见郯子,向他学习。不久就告诉别人说:“我听说:‘天子失去了古代官制,却在边远小国保存着。’这话很对。”

晋顷公派屠蒯到王室请求祭祀洛水和三涂山。莒弘对刘子说:“来客面容凶猛异常,不是为了祭祀,恐怕是要攻打陆浑之戎吧!陆浑氏和楚国一向友好,肯定是这个原因。您要有所准备。”王室就加强了戒备。九月二十四日,晋国的荀吴率军从棘津渡河,先让祭史杀掉牲畜祭祀洛水。陆浑人没有发觉,晋军继续前进。二十七日,灭亡了陆浑,列举了他们勾结楚国的罪状。陆浑子逃到了楚国,他的臣民则逃到了甘鹿。王室因此俘获了许多陆浑戎人。韩起曾梦见文公拉着荀吴的手把陆浑交给他,所以就派荀吴率军前去,回来后在文公庙中奉献了俘虏。

冬季,彗星在大火星附近出现,向西一直延伸到银河。申须说:“彗星是用以除旧布新的。上天常常显现某种征兆预示吉凶,现有大火星被扫除,等到它再次出现,必然会播散灾祸,诸侯中恐

怕有的要遭受火灾！”梓慎说：“去年我就看到了彗星，已经有了征兆。去年大火星出现时我看到了彗星，现在大火星出现时，它更加明亮，大火星消失时它也必定潜伏起来，它和大火星在一起已经有两年之久了，难道一定要发生这种灾难吗？大火星出现的时间，在夏历是三月，商历是四月，周历是五月。夏历正与天象适应，假如发生火灾，有四个国家要首当其冲，难道是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吗？宋国是大火星的分野，陈国是太皞氏的分野，郑国是火神祝融的分野，这些地方都是大火星停留的地方。彗星延伸到银河，银河象征水。卫国是颛顼的分野，因此有帝丘，与之相配的星是大水，水为雄，火为雌，二者相配。大概火灾要在丙子日或壬午日发生吧！因为在这两天，水火要相合。如果大火星消失，彗星也隐藏起来，就一定会在壬午日发生，不会超过它出现的那个月。”

郑国的裨灶对子产说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将要在同一天发生火灾，如果我们能使用瑾尊玉瓚祭祀神灵，郑国就必然能禳除火灾。”子产不给他。

吴国讨伐楚国。当时阳句是令尹，他就迎战吴国而占卜，结果不吉利。司马子鱼说：“我军地处长江上游，为什么说不吉利？再说楚国的传统做法是，由司马在占卜之前先报告所要占卜的事情。我请求重新占卜一次。”他对卜龟祈祷说：“我准备率领部下决一死战。大军随后跟上，希望能大胜敌军！”结果是吉利。于是楚、吴两军在长岸交战。子鱼首先战死，楚军紧跟着赶了上去，大败吴军，缴获吴国一条名叫馀皇的战船。然后让随国人和后来赶到的人看守，又围着这条船挖了一道深沟，直到看见泉水，并在深沟的出入口填满木炭，摆开阵势等待命令。吴国的公子光号召他的军队说：“失去了先王的战船，不仅是我的罪过，你们大家也有责任。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把它夺回来，以免除一死。”大家都同意。于是派了三个身高体壮的士兵偷偷潜伏到战船旁边，并说：“我一喊馀皇，你们就回答。”军队趁夜里跟上去，喊了三次，潜伏的士兵交替答应。

楚国人追上去把他们杀了，结果造成楚军大乱。吴国人趁机大败楚军，夺回了徐皇号战船后就回国了。

昭公十八年

经 十有八年春，王三月，曹伯须卒。夏五月壬午，宋、卫、陈、郑灾。六月，邾人入郕。秋，葬曹平公。冬，许迁于白羽。

传 十八年春。王二月乙卯^①，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。莒弘曰：“毛得必亡，是昆吾稔之日也^②，侈故之以^③。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^④，不亡何待！”

三月，曹平公卒。

夏五月，火始昏见。丙子^⑤，风。梓慎曰：“是谓融风^⑥，火之始也。七日，其火作乎！”戊寅^⑦，风甚。壬午^⑧，大甚。宋、卫、陈、郑皆火。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^⑨，曰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也。”数日，皆来告火。

裨灶曰：“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。”郑人请用之，子产不可。子大叔曰：“宝，以保民也。若有火，国几亡。可以救亡，子何爱焉？”子产曰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^⑩，何以知之，灶焉知天道？是亦多言矣^⑪，岂不或信^⑫？”遂不与，亦不复火。

郑之未灾也，里析告子产曰^⑬：“将有大祥^⑭，民震动，国几亡。吾身泯焉，弗良及也^⑮。国迁其可乎？”子产曰：“虽可，吾不足以定迁矣。”及火，里析死矣，未葬，子产使舆三十人，迁其柩。

火作，子产辞晋公子、公孙于东门。使司寇出新客^⑯，禁旧客勿出于宫。使子宽、子上巡群屏摄^⑰，至于大宫。使公孙登徙大龟。使祝史徙主柁于周庙^⑱，告于先君。使府人、库人各做其事。

商成公敝司宫^①，出旧宫人^②，置诸火所不及。司马、司寇列居火道，行火所炊^③。城下之人，伍列登城^④。明日，使野司寇各保其征^⑤。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^⑥，禳火于玄冥、回禄^⑦，祈于四鄩^⑧。书焚室而宽其征^⑨，与之材^⑩。三日哭，国不市^⑪。使行人告于诸侯。宋、卫皆如是。陈不救火，许不吊灾，君子是以知陈、许之先亡也。

六月，邠人藉稻^①。邾人袭邠，邠人将闭门，邾人羊罗摄其首焉^②，遂入之，尽俘以归。邠子曰：“余无归矣。”从帑于邾^③，邾庄公反邠夫人，而舍其女^④。

秋，葬曹平公。往者见周原伯鲁焉^①，与之语，不说学^②，归以语闵子马^③。闵子马曰：“周其乱乎？夫必多有是说，而后及其大人^④。大人患失而惑^⑤，又曰，可以无学，无学不害，不害而不学，则苟而可^⑥。于是乎下陵上替^⑦，能无乱乎？夫学，殖也^⑧，不学将落^⑨，原氏其亡乎？”

七月，郑子产为火故，大为社^①，祓禳于四方^②，振除火灾^③，礼也。乃简兵大蒐，将为蒐除^④。子大叔之庙在道南，其寝在道北^⑤，其庭小^⑥。过期三日，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，曰：“子产过女而命速除，乃毁于而乡^⑦。”子产朝，过而怒之，除者南毁^⑧。子产及冲^⑨，使从者止之曰：“毁于北方^⑩。”

火之作也，子产授兵登陴。子大叔曰：“晋无乃讨乎。”子产曰：“吾闻之，小国忘守则危，况有灾乎？国之不可小^①，有备故也。”既，晋之边吏让郑曰^②：“郑国有灾，晋君、大夫不敢宁居，卜筮走望^③，不爱牲玉。郑之有灾。寡君之忧也。今执事恊然授兵登陴^④，将以谁罪？边人恐惧，不敢不告。”子产对曰：“若吾子之言，敝邑之灾，君之忧也。敝邑失政，天降之灾，又惧谗慝之间谋之，以启贪人，荐为敝邑不利^⑤，以重君之忧。幸而不亡，犹可说也^⑥。不幸而亡，君虽忧之，亦无及也。郑有他竟^⑦，望走在晋^⑧。既事晋矣，其敢有二心？”

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：“许于郑，仇敌也，而居楚地，以不礼于郑。晋、郑方睦，郑若伐许，而晋助之，楚丧地矣。君盍迁许？许不专于楚^①。郑方有令政。许曰‘余旧国也’^②，郑曰‘余俘邑也’^③，叶在楚国，方城外之蔽也^④。土不可易^⑤，国不可小，许不可俘，仇不可启。君其图之。”楚子说。冬，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，实白羽^⑥。

【注释】

- ①乙卯：十五日。 ②昆吾稔之日：昆吾恶贯满盈的日子。昆吾，祝融之后，陆终次子，封于帝丘，与夏桀同日亡。 ③侈故之以：即“以侈之故”的倒装。侈，骄横。 ④济侈：以侈成事。
- ⑤丙子：初七日。 ⑥融风：东北风。一说为立春木风，火之母，火始生。 ⑦戊寅：初九日。 ⑧壬午：十四日。
- ⑨大庭氏：古国名，在鲁城内，鲁于其处建庠。 ⑩非所及：二者不相关。 ⑪是：此人。 ⑫或信：偶尔（有时）言中。 ⑬里析：郑大夫。 ⑭祥：变异之气。 ⑮弗良及：意为先于火灾而死。良，能。 ⑯新客：新来聘者。 ⑰屏摄：祭祀的处所。 ⑱主柶(shí)：安放神主的石函。 ⑲商成公：郑大夫。司宫：巷伯、寺人之官。 ⑳出旧宫人：迁出先公的宫女。
- ㉑行火所炊：巡行救火。炊(xīn)，火所燃烧的地方。 ㉒伍列：列成部伍。 ㉓野司寇：县士。征：征发的役卒。 ㉔除：除地为坛以祭祀。 ㉕玄冥、回禄：玄冥，水神；回禄，火神。
- ㉖鄆：城。 ㉗书：登记。征：赋税。 ㉘材：建筑材料。
- ㉙市：买卖。 ㉚邾人藉稻：邾，姁姓国，在今山东临沂县北。邾人，邾国君。藉稻，巡行踏勘藉田，以劝农耕种。 ㉛摄其首：斩守门人之首而持之。 ㉜从帑：跟随妻子儿女。 ㉝舍：留止。 ㉞原伯鲁：周大夫。 ㉟说：同“悦”。 ㊱闵子马：又名闵马父，鲁臣。 ㊲大人：在位者。 ㊳患失而惑：担心

失位因而不明整理。 ③苟:苟且。 ④下陵上替:下面欺陵上面,上面废弛怠惰。 ⑤殖:种植。 ⑥落:坠落。 ⑦大为社:大筑社庙。 ⑧祓禳于四方:祭四方之神以祈求消灾除患。 ⑨振除:救治。 ⑩将为菟除:将要为检阅清除场地。 ⑪寝:住房。 ⑫其庭小:指子太叔庙、寝之庭狭小,故必须拆毁其庙或寝。 ⑬乡:同“向”。除徒所向,为子太叔之庙。 ⑭南毁:即向南拆庙。 ⑮冲:十字路口。 ⑯北方:北方为子太叔之寝。 ⑰小:轻视。 ⑱让:责备。 ⑲走望:四出祭祀名山大川。 ⑳恫然:凶猛貌。 ㉑荐:重,再次。 ㉒说:解释。 ㉓郑有他竟:郑若有他国之忧。竟,通“境”。 ㉔望走在晋:希望投奔晋国。 ㉕不专于楚:不为楚所专有。 ㉖旧国:旧都。 ㉗俘邑:战胜所得城邑。 ㉘蔽:屏障。 ㉙易:轻视。 ㉚白羽:地名,后改为析,在今河南西峡县。

【译文】

十八年春季,周历二月十五日,周大夫毛得杀了毛伯过并取而代之。苾弘说:“毛得必定要落个逃亡的下场。因为十五日正是昆吾恶贯满盈而死的日子,他是骄横过度才招致死亡的。毛得居然在天子的都城任意胡为,不逃亡还能怎么样呢?”

三月,曹平公去世。

夏季五月,大火星在黄昏时开始出现。七日,刮起了大风。梓慎说:“这就是融风,是火灾发生的前兆,再过七天就要发生大火了”。九日,风越刮越大。十四日,风更大。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都发生了火灾。梓慎登上大庭氏的库房向远处眺望,说:“起火的地方是宋、卫、陈、郑四国。”几天后,四国都来报告火灾的消息。

裨灶说:“不听我的话,郑国还会发生火灾。”郑国人请求按他的话去做,子产不同意。游吉说:“宝物是用来保护百姓的。如果发生了火灾,国家就要濒于灭亡。现在可以挽救灭亡,您为什么还

舍不得那些宝物呢？”子产说：“自然界的规律远不可测，人世间的道理则近在眼前，两者互不相关，怎么知道还要发生火灾呢？裨灶哪里懂得自然规律，他的话说多了，难道就没有偶而说中的时候？”还是不同意，结果郑国也没有再发生火灾。

郑国没有发生火灾时，里析告诉子产说：“郑国将有大的灾难，百姓都要为之而惊动，国家也几乎要灭亡。不过到那时我已经死了，等不到了。如果迁都可不可以？”子产说：“即使可以，我一个人也决定不下来。”等到火灾发生，里析已经死了，但还没有安葬，子产派了三十个人把他的灵柩转移到安全地带。

火灾发生后，子产在东门辞谢了晋国的公子和公孙进入都城，派司寇把新来聘问的客人送出国都，禁止旅居郑国的外国大夫走出住所。让子宽、子上巡视祭祀场所以及郑国的宗庙。让公孙登把大龟搬走。让祝史把宗庙中安放神位的石匣迁到周王庙中，以向先君报告发生的事件。让管理府库的官员各自坚守岗位，不得擅离职守。让商成公告诫司官官员，把先公的宫女们都安置到大火烧不到的地方。司马、司寇紧随火道，巡行救火。城下的人都排队入城。次日，又派野司寇分别管理好征召的徒役以免逃散。郊人帮助祝史在国都北部挖土堆成祭坛，祈求水神火神禳除火灾，又在各个城门祈祷。登记了烧毁的房屋以减免房主的赋税，并发放木材让他们重建。让国人大哭三天，市场也停止开放。让外交官员向诸侯通报情况。宋国、卫国和郑国一样。陈国没有救火，许国没有派人到四国慰问，君子们因此知道陈国、许国必将率先灭亡。

六月，邾国国君巡视稻谷的耕种情况。邾国人趁机偷袭邾国。邾国人正准备关闭城门，邾国人羊罗砍下了关门人的脑袋，于是邾军攻进邾都，把邾都里的人都俘虏回去了。邾君说：“我无家可归了。”就跟着被邾人俘虏的妻子儿女到了邾国。邾庄公把妻子还给他，却留下了他的女儿。

秋季，安葬了曹平公。去参加葬礼的鲁国使者见到了周大夫

原伯鲁,和他谈话时,发现他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。回来告诉了闵子马。闵子马说:“王室恐怕要大乱了!只有在很多人都不爱学习时,才会影响到当权的人。当权的人担心失去官位又不明事理,又说,可以不学习,不学习没有害处。认为不学习没有害处,就更加不学习,得过且过。于是地位低的企图陵驾于上司之上,地位高的人则荒废公务,能不发生动乱吗?学习如同种植,不学习就会衰落下去,原氏恐怕要灭亡了吧!”

七月,郑国的子产因为这场火灾,大兴土木修建土地神庙,祭祀四方神灵,以求禳除灾患,救治火灾所造成的损失,这是合乎礼的。然后又精选军队准备进行检阅,并开始为检阅修整场地。游吉的家庙在路南,住房在路北,庭院很小,都必须拆除。限定的期限已超过了三天,还没有拆除。游吉让清除场地的徒卒分别站在路南庙北,说:“如果子产经过这里,命令你们尽快清除,你们就赶紧拆庙。”子产上朝路过这里,大为恼火,于是徒卒便向南拆庙。子产走到十字大街时,又让随从去制止,说:“拆毁北面的住房。”

火灾发生时,子产把武器发放下去,让边境上的士兵登上城墙做好警戒。游吉说:“晋国会不会讨伐我们呢?”子产说:“据我所知,小国忘记防守就很危险,何况是发生了火灾呢?一个国家要想不被人轻视,就必须常备不懈。”不久,晋国的边防官员指责郑国说:“郑国发生了灾患,寡君和大夫不敢贪图安逸,四处祭祀名山大川,不吝惜牲畜为贵国祈祷。郑国有灾,就是寡君的忧患。如今您突然给边境的百姓发放了武器,让他们登上城墙严阵以待,这是要拿谁问罪?我国边境上的百姓恐惧万分,特此向您报告。”子产回答说:“正如您说的那样,我国的灾患也就是贵君的忧患。由于我国政策失误,上天降下了灾祸,我们又担心奸邪之人乘人之危,也怕那些贪婪之辈趁火打劫,以加重我国的损失,给贵君带来更大的忧患。如果我国侥幸没有灭亡,还有机会进行辩解。如果不幸灭亡了,即使贵君再担心,也无济于事了。和郑国相邻的还有其他国家

家的国境,一旦受到攻击,我们可望投奔的就只有晋国。我们既然已经事奉晋国了,怎么还敢有二心呢?”

楚国的左尹王子胜对楚平王说:“许国是郑国的仇敌,它在楚国境内,又对郑国很不礼貌。晋国和郑国正处于友好时期,郑国如果讨伐许国,再有晋国帮助,楚国就会丧失这块土地。大王何不考虑把许国迁走呢?许国并不为楚国所专有。郑国正在推行好的政策。许国说:‘那里是我们的旧都。’郑国说:‘那里是我们俘虏的城邑。’对楚国来说,叶地是方城山之外的屏障。土地不可以轻视,小国也不可以轻视,不能把许国作为俘虏看待,更不能四处树敌,希望大王能认真考虑。”平王很高兴。冬季,派王子胜把许国迁到析地,也就是原来的白羽。

昭公十九年

经 十有九年春,宋公伐邾。夏五月戊辰,许世子止弑其君买。己卯,地震。秋,齐高伐师伐莒。冬,葬许悼公。

传 十九年春,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^①,令尹子瑕城邾^②。叔孙昭子曰:“楚不在诸侯矣!其仅自完也^③,以持其世而已^④。”

楚子之在蔡也,鄢阳封人之女奔之^⑤,生太子建。及即位,使伍奢为之师^⑥,费无极为少师,无宠焉,欲潜诸王,曰:“建可室矣^⑦。”王为之聘于秦,无极与逆,劝王取之。正月,楚夫人嬴氏至自秦。

鄢夫人,宋向戌之女也,故向宁请师^⑧。二月,宋公伐邾,围虫^⑨。三月,取之。乃尽归鄢俘。

夏,许悼公疟^⑩。五月戊辰^⑪,饮太子止之药,卒。太子奔晋。